蜀山劍俠傳/284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目錄

蜀山劍俠傳

◀上一回

第二八四回　情重故人 名山訪道侶　喜收神火 奇寶吐靈輝

下一回▶

原來易靜、癩姑、李英瓊同米麗、劉遇安、上官紅、神鵰鋼羽、靈猿袁星等師徒諸人，自從大破幻波池，起先還緊記李寧行時之言，祇在洞中佈置仙府，修道煉寶，以備他年遵奉師命，開建別府，並防妖邪來犯。日月一久，見無事故發生，無形中也就鬆懈下來。易靜等三人功力又復大進。英瓊更把前得的幾件至寶奇珍，連同莽蒼山木魆腦中的一塊青靈髓和矮叟朱梅所賜形似冰鑽之寶，一齊照下山時所奉仙示煉成。那鑽形之寶，英瓊先因朱梅祇說將來有用，未說出它有何妙用，法寶又多，還不十分看重。直到奉命下山，纔知此是前古奇珍燧人鑽，威力至大，但須煉過，也不可以輕用。及用太清仙法煉成一試，威力果然神妙，心中自是欣喜。英瓊雖然剛烈疾惡，口直心快，但是性情中人，不特對父純孝，對於同門也極誠懇謙和，人又生得美秀天真。近年勤修道業，更似仙露明珠，精神朗潤，神儀內瑩，丰標特秀，望如瑤島飛仙，桂府霜娥，容光照人之中，別具一種冷豔出塵之致。使人對她愛中生敬，不敢逼視；再不便是自慚形穢，如有仙凡之分。休說不常見的人，便是易靜、癩姑朝夕同修的至交姊妹，也往往有此感想，覺着英瓊這兩年來，性情神態一毫未變，不知怎的，另具一種清華高貴的威儀，俱都稱奇不置。癩姑原本最愛英瓊，見她後來居上，總共纔幾年光陰，竟有這等境界，功力尤爲精純。料知將來承繼道統，秀出羣倫，必定有望，每和易靜談起，全都代她高興。三人情分越處越厚。

仙山歲月，本甚逍遙，再經法力興建佈置，把幻波池仙府點綴成了玉室瑤宮，比前更多靈景。幻波池仙府原有五遁禁制，威力已極神妙，三人又將聖姑所留道書總圖全數得到，如法勤煉，悟徹玄機，比起從前威力更大得多。外人休說深入五宮重地，祇一進門，不用三人動手，門人、鵰、猿也先自警覺，略一伸手，便可將人困住，死活由心。尤其上官紅根骨最厚，人也最美，最得師長憐愛。易靜初次收徒，便得到這等美質，期許自不必說。癩姑、英瓊也都對她愛極，全都盡心指點傳授。上官紅也真自愛，識得輕重，儘管感激師長深恩成全，奮勉勤修，對衆同門和那神鵰，卻是始終恭敬謙讓，從不以此自滿。英瓊見她如此好法，想起袁星近年功力也頗精進，米、劉二徒限於根骨天賦，比起上官紅雖有遜色，但也是知道向上，從未犯甚過錯，對師也極忠誠。自己小小年紀，未學後進，收到這樣徒弟，也非容易。祇是二姊癩姑，具有佛道兩家之長，人更誠厚義俠，三人中獨她一個門人都沒有。本來還可出山物色，祇爲父親行時叮囑，說沙紅燕和衆妖邪還要捲土重來，甚或連老怪丌南公也可能被引出，勢甚兇險，全仗應付得宜，纔能免禍，因此不敢輕出。誰知歷時已久，並無甚事發生。

李英瓊日前拜觀恩師仙示，所說多是兩三年後之事，語氣甚好，直似不會有甚事故發生情景。祇內中幾句偈語，隱寓三人不久還要收徒，論資質似還不在上官紅以下，也未明言何人所收。這是新現出來的字迹，未來如真兇險可慮，恩師事前必有指示，怎未明言？至少在此兩三年內無甚大事發生。也許爹爹愛女心慈，惟恐自己法力尚未煉成，驕敵生事；或是疾惡多殺，致樹強敵，故意如此說法。人多靜極思動，英瓊早就動念，有了出山之想。這日三人閒談中談起癩姑尚無門人，未免委屈，因而談到仙示所說不久收徒之言。英瓊又想到至交姊妹中，祇有余英男親如手足，身世可憐，屢次向師長求說，許其同來幻波池修煉，未蒙允准，說英男尚有一事未辦，事完始許同修。久未相見，不知境況如何？如照仙示語意，彷彿諸男女同門，這數年多在外積修外功，各有遇合成就。祇自己三人深居幻波池內，從未離山，一個同門也未見過。反正無事，即便妖人來犯，仗着原有五遁禁制，決不致被他衝進。如果祇守不攻，怎會將老怪物引來？越想越覺無礙，便向二人提議，欲往山外訪看余英男和諸同門，詢問各人近況，並代癩姑物色門人。

易靜自在幻波池連受挫折，又加修煉功深，已不似從前那樣輕敵自恃。再想到身是衆人之長，如有失閃，貽羞師門，還使幾個量小一點的女同門輕笑，行事更謹慎起來。聽了英瓊之言，想起李寧行時所說，本想勸阻。不料癩姑恰在日前悟出仙示隱意，再想起恩師屠龍師太分手前所說的話，知道英瓊與衆妖邪因果定數難移。李寧全爲愛女殺機大重，恐誤仙業，又知她素來孝順，欲使先將太清仙法煉成，再行出山，免得法力尚淺，驟遇強敵，難於應付。反正羣邪早晚來犯，故意如此說法，實則事已註定，不可避免。也早

知道英瓊天生是妖邪的剋星，遇事逢凶化吉，決可無慮，否則師父也不會委以重任，許其率意而行。此時靜極思動，正是英瓊消滅羣邪的開端。仙示原命自己隨時暗助，必定指此。於是忙先接口笑道：「英男師妹委實可憐，從小孤獨，歷盡艱危，又受寒冷凍骨之災，比誰都苦。雖然名列三英，此時功力、法寶尚非別人之比。聽說下山時，諸男女同門均蒙師長恩賜，獨她一人所得最少。除自己冒險得到那口南明離火劍威力甚大而外，祇蒙師長賜了一件法寶，並還祇供防身之用。目前妖邪有多厲害，憑此一劍，遇上強敵便非對手。瓊妹與她患難深交，自是想念。再說我們久不與諸同門往來，連個音信也沒有。最可氣的靈雲大姊她們，當銅椰島分手時說得那麼好，計算日期，紫雲宮當已入居，又常輪流出宮修積，便不能來常聚，也該順便看望一下，我們聽了也好喜歡。如今連個音信都無，彷彿幻波池深居地底，就不該上門似的。瓊妹就便尋找她們評個理兒也好。至於我這醜怪樣子，縱收徒弟，也和屠龍恩師收我一樣，不會有甚靈秀資質。休看我醜，我偏最愛瓊妹、文妹和小寒山二女以及紅兒那樣的人品。如收一個醜八怪，師徒二人法力不如人高，卻拿醜和人對比，多麼氣人！還不如沒有呢。這個不勞瓊妹費心。我的意思，妖邪不來，何苦守株待兔？本定日內和易師姊說，在羣邪未來以前，由易師姊暫領門人坐鎮，我和瓊妹輪流出山修積外功。不過瓊妹照例一出山，連人帶鵰、猿便是五個，人要去上大半，這麼大一座仙府，剩我和易師姊、紅兒三人，不特太單，外洞也無人輪值。若讓你孤身出外，又覺無伴。我想紅兒近來法力足能應付，莫如令其同去，長點經歷，多認得幾個本門師長也好。別人就不用去了。」

易靜見癩姑說時暗使眼色，知她機智過人，膽大心細，平素謹慎，當此羣邪早晚來犯之際，忽許英瓊獨自出山，當有原因。連日爲防妖邪來犯，專一勤煉五遁禁制，不曾開看仙示，想是無礙，便即應諾。英瓊因自己學道日淺，又是一個年輕小妹，對於兩位師姊奉命惟謹，早想出山一行，惟恐攔阻，心正盼望，聞言甚喜。急於往尋余英男，忙答：「二位師姊放心，我此行無多耽擱，連神鵰也不帶去，祇和紅兒尋到英男妹子，再往姑婆嶺看望秦寒萼和幾位師姊妹，順便探詢諸男女同門近況住處，立即回山，預計數日之內，就和英男同回了。」癩姑笑道：「你祇隨意所之，不必擔心。這裏有易師姊和我在此，洞中五遁威力近來更大，就有妖邪來犯，也能對付一陣。你要替我物色徒弟，就不如紅兒那樣好看，人品也須過得去，莫收個醜八怪來氣我。」易、李二人見她搖頭晃腦，似真似假，神態滑稽，俱都好笑。易靜笑道：「我還不是生得又醜又小，紅兒何嘗像我？包在我身上，怎麼也得找個美慧靈秀的徒弟。如何？」癩姑道：「你是道家元嬰煉成，如何能比？我生平最厭醜人。可是前聽小瞎尼師姊口氣，彷彿我的徒弟比我還要醜怪，此人向無虛言。我們諸同門雖不說男的金童，女的玉女，十有八九也差不多。就幾個年長一點或是品貌稍差的，至少丰神俊朗，帶着幾分秀氣。男的雖有幾位貌醜，如南海雙

童、尉遲火、商風子等有限幾個，看去也不討厭。女同門便都個個是美人，祇我一個奇醜無比。我再收兩個醜徒弟，豈不笑話？我一想起就心煩，惟恐遇上，不收不行，收了有氣，索性就不去想了。」

英瓊知她愛說笑話，並非真有成見，互相說笑了幾句，便起身辭別。易靜隨令上官紅近前，指點了幾句，又將隨身七寶中的滅魔彈月弩和兜率寶傘令她帶在身旁，以備禦敵防身之用。上官紅前隨易靜往南海玄龜殿省親，曾蒙易周、楊姑婆夫妻賜了一件白雲河，也是兼備防身、禦敵妙用的奇珍。另外還有一口仙劍。癩姑、英瓊也各賜了一件法寶。如非無甚經歷，已可孤身行動，除非遇見幾個強敵首惡，決可無害。上官紅見師恩如此深厚，感激得幾乎流下淚來，隨即拜命辭別。英瓊行時，似見米、劉兩矮怏怏不樂，料是不能隨行所致。英瓊忙於起身，也未在意，隨帶上官紅往山外飛去。英瓊祇知余英男和李文衍、向芳淑三人同在浙江東天目後山深處松篁澗古仙人成公舊居崖洞之內，還未去過，此時不知人在那裏沒有。江浙諸省，還是小時隨同父親避禍時曾往一行，東西天目山均曾到過，尚還記得。上官紅前隨易靜南海省親，曾由江浙上空飛過，易靜愛她，曾將沿途所經名山一一指點，記性又好，竟比英瓊還熟。二人遁光連在一起，把臂同飛。英瓊見她秀美溫柔，女同門中極少這樣人品。暗忖：「癩師姊不願收醜徒，不知是真是假？此行如有機緣，能像此女這樣收上一個，給她帶回，豈不是好？」二女一路說笑，一過漢水，便順長江東下。此行祇是思念舊友，無甚要事，沿途名勝所在，雖未下降，飛過時必在空中留連觀賞一會兒，方始前飛。三湘洞庭和鄱陽湖孤山等處，並還繞道前往，沿途耽擱，飛行自然較慢，飛了兩日一夜纔到京口。

英瓊憐愛上官紅，恐她飛久疲倦，對於師長又最恭順，有話不肯求說。想起昔年隨父南遊，欲往焦山訪友，正值江中風狂浪猛，父親恐被仇敵發現蹤跡，欲行又止。曾說焦山廟中，住有一位老友，姓湯名成，以前私交最厚，廟中素齋甚好。何不前往一訪，就便歇息，一覽江天之勝？心念一動，一同隱身飛降。尋到江心寺一問，湯成已在廟中披剃多年，法號大明，人尚健在，年已八旬，並還做了廟中方丈，祇是年老喜靜，輕易不見外客。二女知他爲前朝名臣，隱名爲僧，不便明言來歷，便和知客僧說久聞禪師道高德重，特地渡江求見。知客方代推病辭謝，英瓊已問出方丈居室，正待隱身入內。大明聽說有兩位道裝少女求見，意甚堅誠，雖疑是故人之女，但是來人年紀太輕，又覺不對，遂暗出窺探。上官紅窺見窗外有一老和尚，忙用傳聲告知。英瓊試用傳聲說出來意。大明本有一事爲難，一聽是昔年忘年至友齊魯三英中李寧之女，再見二女穿着雖然樸素，神采照人，望之如仙，人未見面，便在耳邊說出來意，知非尋常。好在自己苦修多年，清名在外，記名女弟子頗多，無甚顧忌，忙即回房，令人來請。二人隨了知客同去禪房，

假裝慕名參拜，自道姓名。大明隨令沙彌走出。然後笑道：「知客隨我多年，室無外人，賢侄女但說無妨。」隨問：「令尊現在何處？賢侄女年紀這麼輕，遠涉江湖，家學淵源，不必說了。適纔竟能在我耳邊說話，莫非武功之外，還精道法不成？」英瓊便把父女出家修道之事一說。大明大喜，失驚道：「賢侄女竟是峨眉派劍仙麼？我正有一爲難之事，昨求神佛默佑，還在愁急，不料賢侄女師徒今日來訪，豈非幸事？」

英瓊問故，纔知廟中隱有一位高僧，先來廟中掛單，名叫鏡澄，本是俠僧軼凡的徒弟，爲奉師命，除那江心泉眼中惡蛟而來。大明見他相貌清奇，操行艱苦，背人一說，大爲投契，留在廟中居住。不久，便乘大雷雨夜，將惡蛟除去。行藏絕隱，除大明外，並無一人知道。事完本要他去，大明不捨，再四挽留，由此一住數年，除每日用功入定外，從不出外，也無他事。日前偶同大明去往山前閒眺，發現前面兩條大官船，正在揚帆順風疾駛。剛過去不久，鏡澄忽然「咦」了一聲。再看左側，有一小船駛過，船上一僧一道，船行迅疾如箭，晃眼追上官船，依傍同行。先與船人似在爭辯，一會兒便同跳上船去。回顧鏡澄忽然不見，到晚迴轉，說在日間管一不平之事，雖然救了兩船人的性命，但與妖人結下深仇。並說廟中寄居，便爲避一仇敵，想等師父閉關期滿，前往求助。不料今日所傷妖道，竟是仇敵門下，蹤跡已泄，早晚必然尋來。鏡澄本可一走了事，惟恐貽禍，自己又非仇人對手。算來祇有昔年師弟趙心源與峨眉、青城兩派劍仙多有師門淵源，聽說人在川西行道，如能尋見，或可無事。鏡澄當日曾與妖道約定，要在一月以後往九華山斗法，一決存亡。又暗告大明，這類妖人多無信義，萬一期前來尋，就說自己本是遊方僧人，在廟中寄居。祇裝衆均厭惡不理會的神氣，不可與來人多言，說話務要謙和。說完匆匆飛走，一晃已二十來天。

這日忽有男女二妖來尋，話甚強橫，說奉乃師龍真人之命，令禿驢鏡澄三日之內前往天台山頂納命；否則全廟和尚均無倖免。並稱換地鬥法，並非爲了九華山乃峨眉派賊道往來之所，便不肯去，實爲龍真人不屑與禿驢定約之故。說完，故意示威，揚手一道碧光，將後殿臺上一座七尺多高的鐵香爐，連石臺斬成兩半，騰空飛去。廟中和尚自是驚惶，幸而都是大明嫡傳徒子徒孫，事情不曾外泄。雖因女妖人行時，知客答話得體，又見全廟均是尋常僧衆，口氣緩和，祇令速尋鏡澄，告知前事，未再口出傷人，但心終不放。

大明深知鏡澄精於劍術道法，看他行時匆促神情，知道厲害。正在愁急，不料二女尋來，竟是峨眉門下高弟，聽口氣直未把妖人放在心上。先還不信二女小小年紀有此法力。英瓊因對方乃父親至友，便把學道誅邪經過說了一些，又取飛劍、法寶略顯神通。大明看出二女本領果比鏡澄高強，驚喜交集，便問如何去法。知客答說：「二人原說，乃師近

往仙霞嶺訪友，尚須數日纔回天台，故此限令第七天到達。如等他親自上門，全廟人衆休想活命。現在剛過三天。」大明便留二女在附近民家或覓山洞暫居，到日前往。英瓊欲尋英男，不肯留住。後經相勸，談到天黑，喫了一頓豐盛素齋。英瓊贈了大明三丸靈丹，說往天目山訪看三個女同門，到日同往天台誅邪。鏡澄如回，告以事決無害。大明以妖人兇惡，不甚放心，堅邀英瓊在成功之後再來一見。英瓊笑答這類妖人決非自己對手；事如不成，妖道必要前來尋事。實是事忙，恐難再來。說完辭別。

英瓊因受大明之託，又不知妖人虛實來歷，心還在想：「各異派中有名人物，並無姓龍妖道。」等到了天目山松篁澗，剛要下落，忽見下面飛上一道白光，中一青衣少女，見面笑問：「二位道友，可是來尋家師的麼？」二女早看出對方是峨眉家數，一問名叫楚青琴，乃英男新收女弟子。見她相貌美秀，新學本門劍術已有根基，心中甚喜，便說了來意。青琴一聽，二女竟是師父至交，嚮往已久，不禁狂喜，忙喚：「師伯、師姊，請入洞中禮拜。」英瓊知英男等三人，連同李文衍新收弟子司空蘭，都因事外出，說要第三日纔回。洞中石室雖祇七八間，外景靈秀，又經英男、芳淑時常佈置，陳列精雅，全洞光明如晝，淨無纖塵。英瓊見青琴根骨法力雖不如上官紅，人卻老成溫柔，對自己和上官紅親熱異常，再四挽留。心想：「反正要到第七日纔往天台除害，英男等三人回來同去，正是時候。」便把先前打算尋見英男，不到日期先往仙霞嶺搜除妖道的原意打消，就在洞中住下。青琴貌美靈慧，早聽乃師說起英瓊法力之高，將來並有入居幻波池同修之望，想見面已非一天，留住以後，一面誠敬款待，一面殷殷求教。英瓊也極愛她，每問必答，談得十分親熱。

到了第二日夜間，正值山中大雨之後，山光如染，夜景澄鮮，明月吐輝，碧空萬里。青琴爲表恭敬，特在崖頂設下酒餚，把乃師新從海南各地採來的佳果，連同洞中醃腊筍蔬之類，全數搬了出來，請二女食用，對月暢飲。英瓊正對上官紅笑說：「我們自從入居幻波池以來，祇三月前你師父壽日，曾往靜瓊谷同喫了一回壽酒，仙府中除偶用酒果外，從未動過煙火之物。你余、向二師叔都會做菜，講究飲食。你幼受惡人虐待，人間珍味多未嘗過，以後道成，便斷煙火，難得有此現成美食，何不喫個暢快？」

話未說完，青琴忽然驚呼：「妖人來了！」英瓊隨手指處一看，西北方遙天空際，忽有三點紫色星光遊動，並不甚快，細看也無邪氣。因對自己飛來，忙把身形隱去，悄問青琴：「怎知妖邪？」青琴答說：「弟子看錯了。那日有一妖道龍飛，遁光也是紫色，祇是較暗，被師父用南明離火劍趕走。這紫光乍看相似，以爲妖人來犯，不料看錯了。師伯，紫光是如意形，正朝我們飛來，看去像朵燈花，裏面又沒有人，是何原故？」英瓊

近來法力大增，已看出那紫光似是無主之物，載沉載浮，在皓月明輝之下，互相激撞引逗，時緩時快，迎面飛來，相隔已近。心疑是甚奇怪法寶，也許主人遇敵受害，因具靈性，自己飛回。忙用太清仙法設下禁網，並將聖姑留賜的一面寶網拿在手內，準備此寶如有主人，便放過去；如係無主之物，便用分光捉影之法收下，再作計較。剛佈置好，忽聽側面又起了破空之聲，又是一道暗紫光華飛來，看意思似向前面三朵紫焰追了上去。這時那紫焰相隔英瓊祇十來里，空中望去，宛如三朵如意形的燈花，時大時小，舒捲無常，靈焰流輝，精光明豔，好看已極。本來飛不甚快，晃眼便被暗紫遁光追上。方疑寶主人追來，忽聽青琴高呼：「紫光便是妖道龍飛，師伯留意！」英瓊先聽青琴一說，知道天台山妖道竟是昔年在成都辟邪村鬥法漏網的妖道七手夜叉龍飛。師叔風火道人吳元智便死在他子母陰魂劍下。前聽人說他已經伏誅，怎會還在？早就打算遇上時決不再令漏網。及見暗紫妖光飛來，心中一動。又聽青琴指說，正要上前，那三朵紫焰剛被妖光追上，略一接觸，忽然由慢而快，電掣星飛，迎面射到。後追紫光中妖道也已現身，好似寶光快要到手，忽被逃遁，妖光也被盪退老遠。略一停頓，重又急追，勢甚神速，還未追上。先是數十道暗綠光華夾着大片陰雲慘霧，狂風鬼嘯之聲，急涌而來。英瓊低喝：「妖光厲害，青琴不可動手。紅兒先去迎敵，我收完三朵紫焰，再同除害。」

英瓊原因看出紫焰與佛火心燈所發燈花神光相似，知是至寶奇珍，不是妖道所有，一時疏忽，祇顧收那紫焰，不曾先除妖道，於是惹出好些事來。說時遲，那時快，英瓊話剛說完，紫焰朝人直飛，已經自投太清禁制之內。英瓊如用手中寶網將其兜住，除了妖道，再收不遲。祇因紫焰強烈，喫太清禁制一擋，光焰突然暴長，上下亂衝，想要掙逃，惟恐遁去，又知上官紅必能勝任，連法寶、飛劍均顧不得使用，立將身劍合一，朝那紫焰圈去。一面施展分光捉影之法，一面發出手中寶網，大蓬其亮如電的銀絲朝上網去，三管齊下，自是成功。其實神物有主，英瓊那口紫郢劍正是古仙人艾真子的故物，與這三朵靈焰氣機相感，原有應合。英瓊劍光往上一圈，那大蓬銀絲乍一出現，還未罩上，紫焰已被英瓊接去，落在手上。見是三朵形似燈花，若實若虛，溫軟輕浮的寶光，急切間看不出是何質地，但知是異寶奇珍，心中大喜。恐其遁走，仍將寶網招回網住，同放法寶囊內。再看上官紅，已與妖道交手。妖道來勢甚急，本不知崖頂有人隱形相待。一見紫焰飛到崖頂，金霞突現，阻住去路，看出前有太清禁制，猛想起下面正是前遇峨眉門下三女弟子所居，來時怎會忘卻？不禁又驚又怒，惟恐至寶被奪，忙催遁光急追，想先下手爲強。忽聽一聲清叱，對面崖頂另飛起一道紫光和一蓬銀絲，正朝紫焰網去。光中人剛現身，同時對面又飛來一個白衣少女，美豔如仙，從所未見，不由色心大動，妄想擒回山去受用。剛一轉念，一道銀虹已迎面飛來。

龍飛邪法原高，近年加功苦煉，較前更兇。看出對方劍光強烈，方覺峨眉這些小狗男女怎都持有仙劍？爲想生擒敵人，暗使陰謀，先把隨身飛劍放出迎敵。再將一套子母陰魂劍化爲數十道慘碧妖光，想將對方圍住，即便飛劍不受邪污，稍微沾上邪氣，人也暈倒。哪知凶星照命，上官紅膽大心細，遇敵惟恐丟人，未曾行兵，先防敗路。又見來勢猛惡，滿空妖雲邪霧，陰風鬼號，料知邪法厲害，早有準備。不等妖光圍攏，玉臂一振，身穿白雲訶立化爲一幢銀霞，將身護住。緊跟着，揚手便是一粒彈月弩，酒杯大一團寒光，出手爆炸，一聲大震，劍光立被盪退，妖雲邪霧也被震散了一大片。龍飛見狀大怒，正待施展邪法再下毒手，猛瞥見那三朵紫焰已被另一少女收去。緊跟着，一道紫紅電掣飛來。忽想起敵人這道劍光，頗與傳說中的紫郢劍相似，心方一驚。英瓊對敵素來膽大疾惡，心靈手快，法寶又多，劍光剛飛出去，緊跟着又把新煉成的青靈髓和燧人鑽一起施爲，再將太乙神雷連珠打出。當時金光百丈，霞彩千重，雷火漫空，精虹電舞，一齊施威。滿空妖雲邪霧，固是轉眼消散，連龍飛的九子母陰魂劍，喫紫虹、青霞、火鑽、神雷四外夾攻，立成粉碎。甚至連當頭的朗月疏星，飛雲斷絮，也全被映成了好些異彩，霹靂之聲震得山搖地動，響徹重霄。

妖道已經警覺那收紫焰的少女就是峨眉三英中第一號人物。因其年輕美貌，猶存僥倖之心，見機稍遲，沒想到敵人這等厲害，一套子母陰魂劍先被消滅。另外一件法寶剛發出手，妖光閃得一閃，還未發出威力，又喫上官紅彈月弩一團寒光飛來，立被擊破。敵人法寶、飛劍、太乙神雷又復一齊夾攻而至。不由嚇得心膽皆寒，忙縱妖光想逃，已是無及。紫虹先已上身，一團六角形的青色奇光又相繼迎頭打下，猛覺周身如墜洪爐，奇熱如焚。知道不妙，祇得運用邪法，將右臂往上一揚，施展化血分身，化爲一溜紫紅色的妖光，電也似急刺空飛去。

英瓊因想妖道不除，必留後患，焉肯容他逃走，忙喝青琴速回守洞，隨帶上官紅飛身追去。雙方飛遁均快，宛如驚鴻渡空，流星趕月，向前急馳。妖道回顧敵人窮追不捨，雖然咬牙切齒，暗中咒罵，還有兩件厲害法寶未用，但因敵人威力太大，休說尋常正教門下，便昔年辟邪村所遇對方諸長老，也極少這等法力。最可恨是敵人欲斬盡殺絕，早晚追上。正在惶急萬分，忽見前面高山入雲，峰巔雜沓，知道正是越城嶺黃石洞左道中名人秦雷、李如煙夫婦所居。暗想：「這兩人邪法甚高，以前本是同道至交，因爲刁狡險詐，知道正派勢盛，不肯與衆合流，借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日在山中逍遙快樂，差一點的同道，多不肯見面。這廝還有一弟一女，更是兇橫異常，雖被禁止出外，心實不服。此時必在洞內外下棋、種花，何不假裝託庇，引鬼上門？能仗他所設八反風陣，將敵人煉化報仇更好；否則，這廝平日狂傲，專說大話，仇敵上門欺人，也必難堪，怎麼

也不肯甘休。」毒念一生，立往黃石洞飛去。

事也真巧。秦雷這日心靈上忽有警兆，如在平日閉洞不出，外有邪法禁制，龍飛急切間也衝不進去，原可無事。偏是他多疑情虛，想起平生淫惡，害人太多，雖因見機隱迹，久未出山，終是提心吊膽，惟恐正教中人尋上門來。一時情虛，去往洞外演習妖陣，以防萬一。事完，見無異兆，天色又極晴朗，日麗風和，谷中繁花盛開，景物奇麗。妖婦李如煙，因秦雷近年常說峨眉敵黨，近派門人下山行道，雖是一班小狗男女，竟比老的還要厲害，萬一尋來生事，卻是惹厭，最好就在洞中閉門不出，或保無事。想起時常氣悶，見當日這般好景物，便笑秦雷過於膽小怕事，空負多年盛名，傳說出去，豈不被人笑話？弟、女二人再一附和，秦雷想起多年盛名，這等膽小怕事，雖是家人，也覺難堪，竟被激動。於是四人分成兩起，下起棋來。一局未完，秦雷心終不定，一想謹慎些好，便回洞內去取法寶，以備臨事應敵之用。誰知剛一入洞，龍飛便已逃來。下面三人雖聽破空之聲由崖後傳來，偏那一帶危崖高矗，遮住目光。又正當專心下棋之際，聽出是同道中的飛行之聲，祇是快得出奇，方一尋思，來人遁光已繞崖飛近，以爲龍飛有甚急事相求，不知後追強敵。剛起身招呼，還未看真，妖光纔一到地，一道紫虹和一道白虹也跟蹤追到。看出來了兩個女敵人，也不想想龍飛邪法並不尋常，如何這等狼狽？秦雷之弟秦遲，因和龍飛交厚，首先揚手一道黑光，放過龍飛，迎上前去。

英瓊、上官紅追敵時，爲求迅速，除遁光外，法寶、神雷全部備而未用。一見下面現出一條山谷，風景甚好，中有男女三人，龍飛正往右崖洞中逃去，已疑對方定是妖邪一流。再見妖黨迎敵，如何能容，法寶、神雷一同發下。三妖人也真該死，分明見來敵劍光不是尋常，依然自恃谷中設有妖陣，以爲略一施爲，便可將人困住。做夢也未想到對方出手如此神速，法寶威力大得出奇，紫虹迎着妖光祇一絞，立時粉碎。秦雷見狀大驚，正待施展妖陣，數十百丈金光雷火連同各色寶光、飛劍，已同時夾攻而來，端的比電還快，未容施爲，先喫上官紅一彈月弩，將身子炸成粉碎。妖婦李如煙母女更是措手不及，剛驚呼得一聲，化道妖光想往左側閃避，並發揮妖陣時，妖女先被燧人鑽那一道帶有五色火花的紅光穿胸而過，炸成粉碎。妖婦一見愛女危險，情急欲援，青靈髓已當頭壓下，人被青光罩住，當時周身奇熱如火，空有一身邪法異寶，一件也未用上，當時慘死，二女劍光、神雷再往下一壓一絞，連元神也一起消滅。

龍飛見狀，猛想起當地形如一個鉢盂，上空已被敵人劍光、神雷佈滿，沒有逃路。秦雷人最狠毒，知道自己如逃進洞，陰謀必被看破，不問對敵與否，必對自己先下毒手。到了洞門以內方一遲疑，祇見英瓊殺完三妖人，一指飛劍、法寶，正往洞中攻進。忽聽一

聲怒吼，眼前一暗，天日全昏，祇見愁雲漠漠，慘霧沉沉，四外陰風颼颼，風雖不大，吹上身來竟有寒意。雷火、寶光照耀之中，四外都是一樣，先前崖洞花樹，已全不知去向。英瓊知陷妖法之中，便往左右衝了一陣，也未衝出。雷火、寶光雖仍強烈，但祇衝不出去。耳聽另一妖人與龍飛爭論咒罵之聲，時近時遠。等用神雷、飛劍射去，始終未見人影，卻也無害。暗忖：「如今紫郢仙劍威力越發神妙，身劍合一，萬邪不侵，妖陣並不能傷自己。除四外妖霧黑暗而外，並無他異。到底是何作用，怎未覺出？」心正奇怪，忽見上官紅飛近身來，笑問：「師叔，可覺冷麼？」一句話把英瓊提醒，暗忖：「自己近來功力大進，休說微風，便連北極陷空島那等奇寒，都無奈我何，怎會身上有了寒意？紅兒雖然不如自己，但也曾服小還丹和聖姑指名留賜的毒龍丸，怎會冷得臉都變色？前聽易師姊說有一個最厲害的妖人，邪法狠毒陰險，所煉風煙邪霧，能在不知不覺之中使人中毒昏迷，能連全身化盡。如若遇上，要將心神護住，再打主意除害，以免冷不防誤中暗算。幸虧我仙福深厚，法寶衆多，更有仙佛門中至寶如定珠、紫郢劍、青靈髓之類，如善運用，仍可轉敗爲勝。照此形勢，必是所說邪法無疑。」英瓊剛與上官紅聯合，待將青靈髓招回防身，先禦邪風，再取定珠一試時，忽聽龍飛笑問：「秦道友怎不下手？」妖人答說：「我這八反風陣威力極大，多高法力也遲早會被吹化。尤其賤婢雷火越強，陰風受了激盪，威力越大，早晚必將賤婢擒住，報仇泄恨，你忙作甚？」

二妖人原因仇敵雖被困妖陣多時，祇一個面上略帶寒色，另一個更是若無其事；又見寶光、神雷威力神妙，雖有邪法、異寶，出手等於白送，無法應用。因而故意說此反話，想誘敵人收回法寶、神雷，免得一時疏忽，不及轉變陣勢，被敵人仗着法寶、神雷之力猛衝出去。哪知英瓊天生是邪魔的剋星，胸有成竹，佛家至寶又極神妙，哪把邪法放在心上，聞言仍將定珠放出，全不理會。那粒定珠又與心靈相合，煉成第二元神，一運玄功，一團佛家慧光祥霞，立即從頭上飛起，晃眼加大，竟達畝許方圓，將二女護住，陰寒之氣立止。英瓊知道定珠神妙，不可思議，邪法越強，慧光也是越盛。一見珠光暴長畝許，纔知邪法果然厲害。就這轉盼之間，忽聽八方風動，狂飆怒號，宛如海嘯，波鳴浪吼，聲勢猛惡，比起前在莽蒼山風穴所聞風聲還勝十倍，但不現甚形迹。初次經歷，因覺風聲猛惡，沒想到妖陣已被佛光破去。英瓊正想如何纔可衝出，剛把遁光合在一起，打算衝出陣外再說，猛覺那風並不上身，似往四面吹去。晃眼瞥見天光，當空陰雲慘霧也齊化爲殘絮，急如奔馬，隨着狂風往外捲去，一閃不見，天色重轉清明。祇見前見崖洞換了方向，知被邪法顛倒陣形所致。

二妖人剛由洞前駕了妖光向上飛起，因由定珠慧光出現，以至破陣，共總一兩句話的工夫，休說英瓊不曾留意，便妖人也沒想到這等快法。尤其秦雷心痛妻女之死，妖陣被破，

竟忘逃走。及見龍飛先逃，妖風全滅，忽然警覺，跟蹤飛起時，二女也同看破，忙縱遁光急起直追。秦雷也是運數將終，心恨龍飛，意欲逃出敵手，先將他殺死出氣。一見背友先逃，更是怒極。仗着飛遁神速，怒吼一聲，搶向前去。龍飛知他心兇手毒，時刻提防，聞聲忙即閃避。秦雷飛遁極快，立被越向前去。偏那地方是片危崖，必須繞崖而過。秦雷正往上斜飛，剛繞過崖角，猛聽破空之聲，方在心驚，一道朱虹已迎面飛來，看出厲害，事起倉猝，忙逃無及。微一驚疑之間，朱虹先已上身，二女人還未到，法寶、神雷先由妖人身後一齊打來。秦雷多高法力也是無用，一個措手不及，頓時形神皆滅。龍飛卻是機警異常，往側一偏，瞥見對面飛來一個少女，手發朱虹，正是日前所遇持有南明離火劍的余英男，身後又有兩個強敵，不由亡魂皆冒，慌不迭往斜刺裏飛去。英瓊見英男飛來，心中歡喜，略一緩勢，龍飛已經逃走。匆匆不顧說話，一聲招呼，聯合一起急追下去。